



詩緝卷之九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齊

國風

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
 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後五
 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
 烹焉齊之變風始作。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
 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按臨淄即營丘
 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
 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
 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子慈毋立卒子
 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程子曰君臣上下之
 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身為禽獸
 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

政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
則王室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
後次以齊也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
數煩志趨數音促速齊音敖辟喬志傲辟喬音傲僻驕皆
淫於色而害於德齊亦二南之變也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

疏曰哀公不辰
癸公慈母子

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也

曰齊哀
公詩懿

王時

變風自懿王始幽前此矣其始懿何也君臣

相疑則幾於變矣成王悟而周公歸於是乎
有雅頌制作之盛而變風之跡泯矣由懿以
降變而不復正也宣號興復無能改於風之
變也齊哀之荒淫罪也受譖而烹之非政也
上下交失變之始也此詩直刺荒淫序言思
賢妃者詩人言外之意也

雞鳴既矣朝既盈矣

朝音潮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曹氏曰哀公以雞
鳴為蒼蠅之聲

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當起今雞已鳴矣會

集於朝中者已盈滿矣哀公乃謂此非雞之
鳴是蒼蠅之聲耳雞鳴與蠅聲不相類見荒
淫昏亂也哀公無夜氣之存矣。舊說以為
古之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蠅聲為雞
聲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明之前無
蠅聲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傳曰昌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

之光曹氏曰哀公以東方明為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音轟○朱氏曰薨薨羣飛聲甘與子同夢會且歸

矣傳曰會會於朝也無庶予子憎今日無庶猶庶無古人辭急倒用也予子

吾子也稱其所昵也愛而稱之之辭也秦風婦愛其夫稱予美大雅商人愛武王稱予侯

羽蟲羣飛之聲薨薨然天既曉而哀公起已

晏矣猶語其所昵曰吾方甘與子卧而同夢

迫於視朝而起吾會朝即歸庶無為吾子所

憎也此兒女昵昵恩怨爾汝之辭持被入直

刺刺顧婢子語之情狀也刺音辣語聲也聖人刪詩

著此以見閨門淫昵之私無隱不顯也為戒

深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

曹氏曰書云外作禽荒孟子云從獸無厭謂之荒則荒者謂以田獵

而荒棄政事也

哀公好田獵

好去聲

從禽獸而無厭

去平二音

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

逐謂之好焉

好如字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齊雍容文雅之俗也一旦遷染愈下獵者旁

午於道畢事而歸猶意氣勃勃而不自知其

非也習俗之陷溺如此哉故曰上之所好惡

不可不謹也

子之還兮

傳曰還便捷之貌。曹氏曰謂馳逐之便捷。

遭我乎狃之

間兮

狃音揉乃刀切。傳曰狃在齊之郊。竢曰大

竢曰大

傳曰從逐也。獸三歲曰肩肩亦作豜。竢曰大

獸故言揖我謂我儂兮

儂音喧許全反。傳曰

以報前言還也。疏曰言其便利。逐。今日荀子云鄉曲之儂子

國人好田成俗俱出田獵而相從既歸而相

謂曰以子之便捷還然向來遭我於狃山之

間我與子竝行驅馬從逐兩獸子乃揖我謂

我甚儂利也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

其黨以氣陵之之辭也

子之茂兮傳曰茂美也。曹氏曰謂才藝之茂美也。遭我乎狺之道

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錢氏曰昌盛壯也。遭我乎狺之陽兮朱氏曰山南曰

陽竝驅從兩狼兮釋獸曰狼牡獾牝狼其子獾絕有力迅捷音歡獾音叫。

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獾絕有力者名迅。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陸璣曰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其猛健者去之數十步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

揖我謂我臧兮傳曰臧善也。詩記曰齊以游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

伸者高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

還三章章四句

著音除又音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迎去聲。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禮唯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當親迎也當時皆不

親迎此詩言卿大夫士之事舉其中以明上

下也

俟我於著乎而傳曰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宇。疏

曰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寧立處也著與寧音義同充耳以素乎而疏曰塞耳也即所謂瑱也懸當耳故謂之塞耳以素絲為統也統懸瑱之繩也統用雜綵線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瑱天之去聲統音膽尚之以瓊華乎而朱氏曰尚加也。張子曰充耳非一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戕曰瓊華石色似瓊也。瓊解見衛木瓜。疏曰瓊玉之美名華光華也君以玉為瑱臣則不可

設為嫁者之辭言其夫待我於夫家門屏之間見其充耳以素絲為統也其統之末加以美石如瓊之華謂瑱也服此服飾而止俟我

於其家門屏之間而壻往婦家之禮不行矣是不親迎也。此詩總言卿大夫士也於著於庭於堂止是待有先後耳毛以為一章述

士二章述卿大夫三章述人君今從鄭義詩記曰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補傳曰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戕曰青尚之以

瓊瑩乎而瑩音榮。今日瓊瑩者美石如瓊之瑩也瑩鮮絜也鄭氏云玉色似瓊似

瑩非也。曹氏曰：英華瑩皆光采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統之黃尚之以賡曰黃

瓊英乎而賡曰瓊英猶瓊華也。詩記曰昏禮

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

自西皆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

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

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于庭乎而庭在大門

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

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

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

禮化也曰齊哀公詩懿王時

衰謂政衰民散淫風肆行而無忌也

東方之日兮傳曰日出東方人君彼姝者子音姝

樞。賡曰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朱氏

從之故為隨也。賡曰即就也

興也君猶日也君道明盛則如日出東方無

不照察今有姝美之女子來在我之室既在

我之室隨我而相就是君道之昏也言我者

詩人指淫夫非自我也

東方之月兮曹氏曰月終魄于東彼姝者子在我闥兮闥音

捷。傳曰闥門內也在我闥兮履我發兮傳曰發行也。朱氏曰隘我行也

臣猶月也月生於西則其明未盛月出東方

亦望後明盛之時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詩記曰此一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今之文而妄附益之耳挈壺氏不能掌

其職焉挈德之入。戕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曰齊哀公

詩懿王時

此詩主刺哀公非刺挈壺氏也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

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倒音島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戕曰自從也

羣臣之朝辯色始入今東方猶未明白可徐

徐入朝而羣臣促遽至乃顛倒其衣裳者由

朝人從君所來而召之是興居無節號令不

時也

東方未晞

音希。傳曰：晞，明之始升。○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匪陽，不晞。謂見日

之光而物乾，蒹葭白露未晞，亦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今日日氣所

乾為晞，未晞未有日。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

之乾氣則日未出也。令之日令猶召之也。朱氏

折柳樊圃

傳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園，無益於禁也。狂

夫瞿瞿

音句。○傳曰：瞿，無守之貌。○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曹氏曰：瞿，瞿左右視也。○今日：蟋蟀，瞿瞿言良士則驚懼之謂也。此

詩：瞿瞿言狂夫則驚愕之謂也。西漢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云：瞿然無守之貌。又檀弓：曾子聞之，瞿然

不能辰夜。傳曰：辰，時也。不夙則莫。慕

也不夙則莫

哀公與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

謂柳柔脆之木，折之以藩籬，其菜園豈足恃

以為內外之限，亦猶瞿瞿然無守之狂夫，不

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豈

足恃以司晝夜之節，然非專挈壺氏之罪也。

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杜蕢酌而飲師曠，李

調蕢音快乃所以規晉平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

疏曰：襄公諸兒，僖公祿甫子。

鳥獸之行去聲淫

乎其妹牋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大夫遇時惡作詩而

去之曰齊襄公詩莊王時

大夫去國其心蓋有大不已者襄公之惡不可道矣齊之臣子難言之故此詩不斥其君之惡而唯歸咎於魯桓與敝笱意同後序以雄狐為指齊襄故云鳥獸之行非也

南山崔崔甫之平子雖反韻作唯。傳曰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雄狐緩

緩解見衛魯道有蕩唐之上濁。傳曰蕩平易也齊子由歸

傳曰齊子文姜也。牋曰婦人謂嫁曰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傳曰懷思

也

興也魯為望國而在齊之南故指南山以言魯謂南山崔崔然高大有雄狐緩緩然遲疑而求其匹喻魯桓公求昏於齊也咎其後之不能制而鄙之之辭猶氓詩怨其夫之見棄則述其初來誘已以氓之嗤嗤言之也爾魯桓既求匹於我我齊國遂以文姜嫁之適魯之道蕩然平易眾所觀瞻齊子文姜由此道而嫁歸於魯也既嫁歸於魯矣何為又思齊

乎是魯桓不能制之而使至於此也猶敝笱
惡魯桓不能防閑之意蓋齊人不欲斥言其
君之惡而歸咎於魯之辭也辭雖歸咎於魯
所以刺襄公者深矣。說者多以前二章刺
齊襄後二章刺魯桓後二章皆言取妻其為
刺魯桓明矣但以前二章為刺齊襄而後二
章方刺魯桓上下章辭意不貫兼齊人以雄
狐目其君於義有害今解一章以雄狐喻魯
桓之求匹二章以履綏喻魯桓之得耦三章

四章以藝麻析薪喻魯桓以正禮取文姜上
下章辭意乃歸一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
以目魯君則無嫌也

葛屨五兩履音句兩音亮。今日天宮履人注

履冬皮履禪音丹。曹氏曰履人辯外內命夫
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注云有纁履黃履白履
黑履散履謂去飾也所謂冠綏雙止綏如誰反
五兩者纁黃白黑散也

也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傳曰庸用也。朱氏
曰用此道而嫁于魯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朱氏曰從
相從也
葛屨賤而在下五兩每兩二隻言屨之有匹

也冠之纓綏貴而在上雙止言履之有匹也
履與履為兩綏與綏為雙喻貴賤各有匹偶
魯桓取文姜是匹敵矣何為不能制之而使
從齊襄乎此則非其偶矣

藝麻如之何

傳曰藝樹也

衡從其畝

衡從音橫蹤。曹氏曰齊民要

術云種麻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
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取妻自納采以
至親迎必待六禮備而後成昏夫豈苟哉故必告父母而以藝麻為喻也取妻如之
何娶取音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音菊。傳曰

欲樹麻者如之何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
可以得麻欲取妻者如之何必先告於父母
然後可以得妻言其事隆重而不苟合也今
魯桓公之取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曷為不
能禁止而使之窮極其惡以至此也納之不
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
姜何謂不能裁制之也。考之左傳惠公生
桓公而薨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薨桓公
三年文姜乃歸魯是桓公取妻之時無父母

矣此言告父母謂正禮取之耳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傳曰克能也。曹氏曰析薪者斷取於彼以供

我舉事既析則於本根不可復合取妻者取他姓之女以供我中饋既嫁則於父母兄弟日遠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文姜之

惡極矣何為使之至於此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

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曰齊襄公

詩莊王時

禮義非為求功脩德非為求諸侯後序為襄

公言之耳

無田甫田

上田音佃下田如字。傳曰甫大也。疏曰無田之田墾耕也甫田之田

土地也

維莠騫騫

莠音酉。曰莠草似苗也解見。朱氏曰騫騫茂盛也。

今日驕驕桀桀皆言人力不足芟夷不及見其蔓延長茂無如之何如有驕縱桀傲之狀無

思遠人

補傳曰遠人諸侯也

勞心忉忉

音刀。傳曰忉忉憂勞也

比也

毛氏以為興今從朱氏

言人無得耕治大田耕大

田而力不給則莠草茂盛有驕傲之狀矣公

無得思遠人思遠人而不至則勞心忉忉然
憂勞矣甫田非不可耕遠人非不可致今言
無田無思者蓋言襄公求之者非其道耳若
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則必不可得徒勞其
心也非謂甫田不可田遠人不可思也思遠
人謂求諸侯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音訶。傳曰桀猶驕驕也。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旦末反。傳曰忉忉猶忉忉也。

婉兮變兮傳曰婉變少好貌。總角卬兮卬音慣。傳曰總角聚兩髦也。

卬幼稱也。疏曰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其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也衿琴之去衿猶結也。朱氏曰卬總角貌。未幾見兮幾上聲突而弁兮突屯之入從韻。釋文曰凡卒相見謂之突。錢氏曰忽見也。傳曰弁冠也。
○歲曰加冠謂成人也。○疏曰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

有童子婉變然少好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如
卬字之形未及幾次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猶
襄公躡等而躁求也闕黨童子將命孔子曰
非求益之也欲速成者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好去聲。疏曰畢以掩兔

網小而柄長形如畢星。弋解見鄭女曰雞鳴。曹氏曰言田獵以及畢弋則巨細俱舉矣。古

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或為入害故包義氏作結。繩而為網苦以佃以漁本以為人除害而已。後

世因以寄軍。政焉包音庖。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陳古以風

焉風音諷。○曰齊襄公詩莊王時

盧令令傳曰盧田犬也。令令纓環聲。○疏曰戰

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逵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

大也。環在犬之頷。其人美且仁。下如人之冠纓也。

言古之田獵者其盧犬領下有環為聲令令

然以令令形容其環聲若親聞而喜之有聞

車馬之音欣欣喜色之意非喜其田犬也以

其人之有美德而且仁恩也猶曰人好鳥

亦好也襄公之為人不可道矣國人素薄之

見其田獵而陳古以風謂古之田獵者若而

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

非矣其人之辭雖指古人其意乃評品襄公

之為人而深鄙惡之謂其為何等人也

盧重環重平聲。傳曰重環子母環也。疏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其人美

且鬢音權。傳曰鬢好貌。

盧重鈎音梅。傳曰一環貫二也。○其人美且

偲音倩。傳曰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音苟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

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日齊桓公詩莊王時。補傳曰

文姜之事齊魯之醜均也

南山敝笱意同皆歸咎於魯桓齊臣子之情

也此詩魯桓身後所作故首序直言刺文姜

也按春秋文姜以桓二年歸魯中間無如齊

之事至十八年桓公會齊侯于濼音剝又音洛遂

與文姜如齊齊侯通于文姜使彭生殺桓公

于車詩人刺不能防閑正謂此也今詩言齊

子歸止其從如雲不言桓公同往是指桓公

身後文姜獨如齊之事自莊二年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禚音酌以後不絕書莊二年會禚四年享齊侯于祝

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會防又會穀

敝笱在梁笱梁皆解見邶谷風其魚魴鰈毛音關鄭音昆魴解見陳衡

門今日傳以鰈為大魚蓋據孔叢子之說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遂以鰈鰈及鱣皆為大魚戕以鰈魚之易制者蓋以鰈為魚子諸家或與盈車之鰈小大相遠遂以鰈為魚子從毛或從鄭今鰈皆中魚則鰈亦中魚也衛人所釣鰈魚偶得大者以為大而詫之此詩配盈車者入笱中者必非大魚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從去聲。傳曰言盛也。

興也笱能制魚則魚入而不復可出今以敝笱施於魚梁其中有鰈鰈之魚由笱之敝敗不能制之則入而復出喻魯桓微弱不能防制文姜故既嫁而復歸也此詩作於魯桓身

後追咎前事也齊子文姜反歸於齊其從之者如雲之盛無復愧恥忌憚也

敝笱在梁其魚音序徐之上濁。曰鱣鱣似鮐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云網魚得鱣不如焉如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鱣或謂之鱣然今鱣鱣又相似而小別鱣頭小鱣頭大也

雨

如雨點之多言從之者衆猶衆多如雨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上聲。傳曰唯唯出入不制齊子歸止

其從如水

一魚或出或入而衆魚隨之唯然順從無復限制也如水言從之者順猶孟子言民歸之如水之就下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曰齊襄公

詩莊王時

載驅薄薄

音朴。傳曰薄薄疾驅聲也。

簟第朱鞞

第音弗鞞苦郭反。

傳曰簟方文席車之敝曰第。疏曰用竹為席其文必方鞞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以韋鞞車

也。音霸。

魯道有蕩

唐之

齊子發夕

蘇氏曰夕發於魯

言有疾驅其車之聲薄薄然以竹簟為車之

第蔽又有朱色之皮革以鞞車之前後者乃

魯之道路蕩然平易而齊子文姜以夕時發

於魯而來齊也其來何為耶不必言及襄公

而襄公之惡自見矣車聲之疾駭羣聽也車

飾之美繫衆觀也道路垣夷非隱處也無恥

甚也。舊說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

一章四句之內分作二人辭意斷續碩人說

衛侯夫人云翟第以朝孔氏於彼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第則婦人之車亦言第矣今以四句並言文姜文意方貫

四驪濟濟

驪音離濟濟之上。曹氏曰所謂鐵驪也。朱氏曰驪馬黑色也。傳曰

濟濟美貌

垂轡瀾瀾

泥之上。傳曰瀾瀾衆也。魯道

有蕩齊子豈弟

豈音凱。傳曰豈樂也弟易也

文姜車駕四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然而美其六轡之垂者瀾瀾然而衆樂易安舒恬然

無慚恥之色也

汶水湯湯

汶音問湯音商。曹氏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

至安丘入維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為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如齊也按琅邪泰山二郡皆齊地所有則汶水在齊境矣。行人彭彭音邦。傳曰彭彭多貌。今日經中彭彭傳曰湯湯大貌。今曰經中彭彭字唯此詩音邦多也自餘皆無音。魯道有蕩齊並如字音棚俗併讀如邦誤矣。

子翺翺

傳曰翺翺猶仿佯也仿佯音旁羊

汶水在齊境自魯至齊必渡汶水言汶水湯湯然大其處行人彭彭然多文姜自魯渡汶

水而來其道路蕩然平易衆庶往來觀瞻所繫而文姜翱翔彷彿無恥甚矣。舊說謂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所會蓋既以疾驅爲襄公則道間必有所會之地以意增之曰蓋有都焉其辭疑矣考春秋姜氏會齊侯之地禚也祝丘也防也穀也無會汶之事

酌 禚音

汶水滔滔

音叨。傳曰滔滔流貌。

行人儻儻

音標。傳曰儻儻衆貌。

魯道有蕩齊子遊遨

朱子曰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

猗音伊

刺魯莊公也

疏曰魯莊公同莊公允子

齊人傷魯

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

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齊襄公詩莊王時陳氏曰趙氏春

秋云或曰子何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而誠敬之不至也

文姜之事齊襄大惡也南山既歸咎於魯桓

敝笱又刺魯桓不能防閑其妻猗嗟又刺魯

莊不能防閑其母皆歸咎於他人蓋不忍斥
言其君之惡者齊臣子之情也

猗嗟昌兮傳曰猗嗟歎辭。疏曰傷歎之聲。錢氏曰昌盛莊也。頎而長

兮頎音祁。傳曰頎長貌。抑若揚兮錢氏曰若猶而也。美目揚兮

錢氏曰揚起也。言目俊疾行也。傳曰踰巧趨貌射則臧兮。賡曰臧善也。巧趨踰兮踰音鏘。疏曰曲禮注云行而張足曰趨則趨

齊人傷歎此莊公之貌甚昌而盛壯矣又頎

然脩長矣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

又美目揚起矣又巧為趨步而踰然矣又射

則臧善矣威儀技藝本是可美之事而傷歎

言之有所不滿何也若曰莊公威儀技藝之

美無一欠闕所可惜者蓋有在矣文姜之事

蓋難言之首章微寓其意於猗嗟之辭而未

遽言之也

猗嗟名兮朱氏曰名猶稱也。美目清兮朱氏曰目清明也。錢氏曰言

精神不昏也。儀既成兮王氏曰成猶備也。終日射侯射音石餘如字

不出正兮正音征。賡曰正所以射於侯者也。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

正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焉。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

朱氏曰言

朱氏曰言

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
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
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
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為之射人有五正三
正二正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
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
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三尺
是中央之綵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
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正與鵠大小同矣
鵠乃用皮謂之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
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
為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實射射正此言不
出正兮據實展我甥兮牋曰展誠也甥
射為文也

又傷歎莊公名稱之美目視之清明威儀之
成備當賓射之時終日射所張之侯不出於

侯中之正誠也為我齊侯之甥又言其為齊

侯之子故此說為拒外議之辭譏之深矣

猗嗟變兮傳曰變壯好貌清揚婉兮朱氏曰清目之美

舞則選兮選去聲○牋曰選者謂於倫

射則貫兮今日貫穿也如貫革之射善射者中

四矢反兮牋曰反復也以禦亂兮

善射也舊以貫為中與上章重復矣

又傷歎莊公變然壯好其目清明而其眉揚

起婉然而好舞則甚精射則穿貫其革每射

四矢皆復其故處射藝之精如此尚足以禦
禍亂乃不能防閑其母乎莊公弓矢之精觀
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始槩言
其射之臧下乃詳言其所以爲臧不出正兮
言其中也射則貫兮言其中而有力也四矢
反兮言其再射又中前處也三者所以爲臧
也。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
之他辭乍讀之茫然不覺所謂但中間冷下
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

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
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
矣方此時採得於齊未有序說不知所刺何
人所言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
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
人以魯莊爲齊侯之子詩人設爲諱護之辭
以譏之讀者旣默會其意乃再諷詠之方見
得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
滿處辭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九

詩緝卷之十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魏國風

譜曰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前漢地理志曰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測○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朱氏曰魏本姬姓之國不知其始封之自○程子曰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

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
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

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
所滅也魏而後唐猶邶鄘先衛也後唐無淫
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葛屨刺褊也

音褊邊

魏地陘隘

陘音洽隘

其民

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

音嗇音

而無德以將之

按譜魏風七篇當平桓之間。廣漢張氏曰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分沮如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魏風莫知其世次而鄭譜以平桓當之魯閔

之元庚申晉獻滅魏實惠王時也

惠十六

前乎惠

為莊僖譜不以當之乃越莊僖而繫之平桓

豈亦有據而云邪鄭以葛屨等五篇刺儉為

一君伐檀碩鼠刺貪為一君蓋魏風非一世

之作自桓王之時秦人圍魏

癸酉魯桓四桓王十二

其

國迫而侵削久矣故譜以為平桓之世也

曹氏

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勤儉

知其在前也

糾糾葛屨

糾音九

傳曰糾糾猶繚繚也繚音了。今日疏以為稀疏之貌非也繚

繞纏也。糾三合繩亦繞纏之意。故可以履霜。摻

摻女手也。摻音杉。傳曰摻摻猶織織也。可以縫裳

要之。練之。要音襖。練音棘。傳曰好人服之。朱氏

人猶言大夫也。今日曰好人猶言君子尊貴者之稱也。今日曰俗稱猶然。

魏地陘隘其民窘於衣食故生機巧之心而

急於趨利。夏當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今魏之

男子葛屨既弊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謂

其可以踐霜奔走道路。祁寒不休也未嫁之

女其手纖纖謂其可以出而為人縫裳也要

之謂治裳之褱。褱之謂治衣之領。治衣裳之

要領以為好人之服而利其傭資也。皆急於

趨利也。補傳曰今所至通都大邑窶人之家

業女子亦不蔽藏至出市井為人刺繡之類

好人提提。提音題。傳曰宛然左辟。宛音避。今日曰

貌。蘇氏曰讓佩其象。掃音熾。韻又音替。解

而避者必左。氏曰掃所以摘髮用也。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上章既言其民機巧趨利此章言由君之儉

嗇褊急所致尊貴之人其容止提提然安徐

而審諦其辭讓而左辟也其儀宛然而遜順
又以象骨為搔首之掃而佩之其威儀服飾
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之褊急為可刺耳好
人泛言尊貴者不欲斥其君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

沮去聲如音孺

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

禮也

疏曰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按今定本及諸

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於晉

疑魏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札觀
樂邶鄘衛風為衛風而魏唐異譏知魏風非
晉矣園有桃十畝之間皆言國之侵削非晉
事也

彼汾沮洳

說文曰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入魏

言采其莫

音暮。傳曰莫菜也。陸璣曰莖大

浸處下濕之地也。如筋赤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

取蠶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繅音緜酢亦作醋醎也。山

子彼其之子

其音紀

美無度

疏曰非尺可量也

美無度殊

異乎公路錢氏曰殊猶特也。疏曰公路與公

以其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宣二年左傳

云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侯

及晉成公立乃宦卿之嫡子以為公族其庶子

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為

耗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為庶子遜公族

而為公行服虔云耗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

之官也其公族則適子

為之掌君宗族耗音毛

魏君儉勤於彼汾水沮洳下濕之處采其莫

菜以為蔬此人之德美信無限度矣雖其德

美無限度然采莫之事特異乎公路之所為

耳言儉嗇不似貴人也公路之官猶不為此

況於君乎公儀休為魯相猶拔其葵今魏以

國君采暮逼下甚矣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賤曰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

英今日英草木之華也美如英殊異乎公行音杭。今考

也路彼汾一曲朱氏曰謂水曲流處言采其蕘音續。傳曰蕘

釋曰陸璣以為今澤蕘郭所不止蕘音昔。曹氏曰采蕘以治疾今考釋草別有蒹蕘釋云蒹一名蒹本草作澤瀉知蕘非澤蒹也蒹音俞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解見上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陳國區區而衡門欲誘掖其君檜至微矣而羔裘欲其君自彊於政治與園有桃詩意同蓋國無不可為患其君不能為耳此孟子告滕文之意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音交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

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疏曰樂則瑟琴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今日此詩所言歌且謠但謂歌而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今日又歌謠亦歌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大夫所作士者人臣之通稱

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桃可以為核而不可以為殽魏君不能用其民而愈趨於陋詩人以為推此氣象則園中有桃將取其實以為殽矣其者將然之辭言其必至於此憂之之辭也桃取之自己園囿之內見不能用其民也我心憂之至於歌而

又歌以舒寫其心之抑鬱而不知我之憂者
謂我乃士也而為驕汰君猶儉而士乃驕此
見責之辭也驕與吝對儉而譏之則疑於驕
汰也於是荅見責者曰爾以我為非矣然則
彼魏君之所行果為是乎子之所言何謂如
矣此也於是自歎我心之憂其誰知之重言其
誰知之者深歎舉國之人莫察其心也然此
之可憂較然易知彼特未之思耳朱氏曰或云比也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或云賦也詩固有一章而三義者在人觀之如何耳

舊說不知我者皆以我為驕汰而謂彼魏君
所行是矣是哉當為疑辭如禹曰俞哉之意
不當為是矣

園有棘傳曰棘棗也○山陰陸氏曰酸棗也其實

之食核今日棗亦可以為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曰

聊且略之辭也出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曰

罔極言無窮極也廣之謂猶彼人是哉子曰何

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音戶胡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

侵削數音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

也音觀魏之窘迫如此能無亡乎由其無德教而

不能自疆也

陟彼岵兮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岵與爾雅正反

當時傳寫誤也○陳氏曰岵也岵也岵也皆山

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一以協韻

耳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今日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赴官曰上官

赴工曰上工七月上入執宮功以由田野

入都邑為上此以由家居赴道塗為上猶來無

今俗諺猶云上路也○傳曰旃之也

止李氏曰左傳莊九年秦子梁子以公旗避

于下道是以皆止古以見獲於敵為止

孝子行役常念其親故因登高山而瞻望其

父既瞻望而不可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云我

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

時早起夜寐無得已息當赴役惟謹猶可以

來歸無止於彼而不返也李氏曰狄仁傑授

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飛謂左右

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方得去

陟彼岵兮

起音

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子行役

傳

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少子婦人之情也。○
補傳曰：兄不行而弟行，故母之命已實。季子也。
夙夜無寐，人言醒睡也。今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詩記曰：母尚恩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

夙夜必借。與同役者俱，母失伍也。上慎旃哉，猶

來無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疏曰：謂土田隘隘不足耕，豈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疏曰：魏雖削小，未必即然。桑者間

間兮，間音閑，本亦作閑。行與子還兮，還音旋，本亦作旋。

場圃之地，止有十畝，甚言其削小也。地陝民

稠，故采桑者無所可采，徒間間然往來間暇

相呼行與俱歸，言無所得桑而空歸也。○舊

說一夫百畝，今止十畝，然古者百畝以為田

田中安得植桑？或謂井廬邑居各二畝半，合

為五畝之宅，合八家則在井者二十畝，在邑

者亦二十畝，一處本共有二十畝之桑，今止

有十畝是削其半要之詩人情性之言特甚
言之未必盡拘名數也若屑屑求合則意味
索然矣以十畝言之猶言彈丸黑誌之地也
後世言郡之小者云得州如斗大皆甚言其
小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泄音曳。今日舒而不迫亦閒暇之貌
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外他處亦然也或相與旋而歸或相
與逝而往皆見閒暇無所事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坎苦感反。傳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用力之聲檀木性堅可為

車。曹氏曰四牡檀車憚憚檀木堅忍。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寘之河

之干兮寘音至。傳曰寘置也。干厓也。河水清且漣漪音連伊。傳曰

風行水成文曰漣。疏曰釋水云大波為灩澦。灩澦同。朱氏曰猗義與今同書斷斷猗大學

作兮莊子亦云我猶為人猗。詩記曰河水不
清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既窮而不閔者也。不

稼不穡穡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疏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

之曰稽若散則相通胡取禾三百廛兮廛曰胡何也。傳

田百畝也不狩不獵狩曰冬獵曰胡瞻爾庭有

縣貍兮縣貍音玄喧。說文曰縣繫彼君子兮

賤曰君子斥不素餐兮傳曰素空也。今日朱

祿謂之素餐謂空食其

君子不得進仕自伐檀木其用力之聲坎坎

然寘之河之干厓欲以為車之輪輻而自給

也伐檀則功勞賤之役河干則在寂寞之濱

賢者不得其所矣然其心無入而不自得故

當伐檀寘河干之時見河水既清又且風行

吹水成文而為漣翫而樂之悠然成趣不戚

戚於得譽也蓋其心休休自得則隨寓之景

皆見其可樂此其長往無悶豈復以窮達嬰

懷者國人惜君子之在野憤小人之尸位自

不能無臧否之論謂人而有功於國則不耕

而食不獵不獲可也汝小人何功乃不稼穡

而取三百夫之田穀不狩獵而庭有縣繫之

貍是素餐矣彼河干之君子若用於時必有

事焉以稱其祿不如是之素餐也。○詩記以君子親伐檀為義不素餐今不從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坎坎伐輻兮

輻音福。疏曰伐檀為車之輻。輻也者所以為直指也。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轅音毛。寘之河之側兮河

水清且直猗

傳曰直波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

傳云數萬至萬。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

傳曰獸三歲曰特。疏曰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彼君子

兮不素食兮

疏曰伐檀為車之輪。寘之河之漘兮

漘音倫。釋水曰小波為漘。傳曰水風小成文轉。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

困丘倫反。傳曰圓者為困。疏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鶉音純。鶉解見鶉之奔奔。彼君子兮不素殮兮

殮音孫。傳曰熟食曰殮。說文曰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

斂去聲

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

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解頤新語曰蠶之食桑無

時而厭食盡而後已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碩鼠指聚斂之臣即伐檀序所言在位貪鄙

者也此輩奉承其君以重斂於民故曰三歲

貫女謂其君任用此人而吾事之已三歲矣

國史題其事於篇端但曰刺重斂耳其後說

詩者乃以為刺其君若大鼠程子謂序有失

詩之意者此類是也臣之奉行由君政使然

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為稱其君不

可也

碩鼠碩鼠

賦曰碩大也。疏曰釋獸於鼠屬有

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闕中呼

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遊不

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

能覆身陸璣疏曰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食人

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

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

訓之為大

不作鼯音石鼯音衢

無食我黍三歲

三

貫女

音汝。釋詁曰貫事也。

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今考唐風有杖

之杜噬肯來遊朱氏曰發語辭蘇氏云噬逝通

適彼樂土

樂音洛

樂土樂

土爰得我所

呼聚斂之臣為大鼠言汝無食我黍矣我三

歲事汝汝不肯眷顧於我言魏國用此重斂

之人已三歲矣我今將去汝而適彼樂土謂

適有道之國也彼樂土樂土我得其所也連

稱樂土者喜談樂道於彼以見其厭苦於此

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今日不肯

德惠我也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爾不肯德惠於我則我將求伸於他國直猶

伸也謂得伸其志也受抑於此而欲求伸於

彼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傳曰苗嘉穀也。莖葉非鼠所食故云嘉

穀穀生於苗以協韻

三歲貫女莫我肯勞

范氏曰不肯以我為勤勞也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音毫。傳

日號呼也

未

詩

古

魏人爲爾重斂所迫至於長號彼樂郊則誰
長號乎謂無歎息愁恨之聲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緝卷之十一

詩緝卷之十一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唐

國風

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
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
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
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嶽
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當周
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
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叔又
徙於絳云○朱氏曰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
沃及絳皆
在今絳州

堯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

太原郡注云故

詩唐國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河東郡注

云堯都也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中山國

張晏注云堯為唐侯國於此三也河東瑋縣

順帝改曰永安臣瓚於晉陽下注云所謂唐

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古云瓚說

是也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為堯

始居晉陽後乃遷平陽於詩唐國為晉陽皇

甫謚以為堯始封於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

為天子都平陽於詩唐國為平陽臣瓚又以

唐國為永安今考堯都雖有四而詩之唐國

當從詩譜為晉陽何以明之蓋成王封弟叔

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

改為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

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

一也晉之遷徙不一歷歷可考自叔虞始封

於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叔虞曾孫自晉陽徙曲

沃即河東蟋蟀刺成侯之曾孫僖公則都曲

沃時詩也八世至穆侯僖侯之孫自曲沃徙絳即河

東絳前都絳時無詩十世至昭侯穆叔之孫自絳

徙翼在平陽絳邑縣東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杕

杜羔裘刺昭公鴇羽刺大亂五世皆都翼時

詩也自昭公以曲沃封桓叔至其孫武公并

晉又自曲沃徙絳無衣美武公有杕之杜刺

之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皆後都絳時詩也

蟋蟀音悉刺晉僖公也疏曰僖公司徒靖侯宜曰子儉不中

禮中去聲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

樂也樂音洛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

遠思去聲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曰晉僖公詩都曲沃

當共和之間。疏曰此實晉詩而編詩者名之

為唐蓋推本其民俗所以能憂深思遠儉而用

禮者皆唐堯之遺化故謂之唐也言堯之遺化

使然非晉君之化能然也晉君自儉不中禮安

能使民知禮觀蟋蟀之詩言職思其憂是憂深

思遠言好樂無荒是能儉而用禮其風俗可見

唐風諸詩皆然。曹氏曰班孟堅云參為晉星

其民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
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
生之慮季札聞唐之歌云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民乎不然
何其憂之遠也
僖公之病在於鄙陋局促而無深遠之慮此
詩欲開廣其志意提策其精神以為圖回國

事之地非欲其自虞樂而已也

廣漢張氏曰

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訓夫政

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

郭璞曰蟋蟀促織也。釋蟲曰蟋蟀。一名蜻蛚里語云促織鳴。婦警蜻蛚音精。

列。傳曰九月在堂。○疏曰九月在戶堂即室

外也。歲聿其莫。音暮。○傳曰聿遂也。○疏曰莫

在歲將莫是歲實未莫而云聿莫故。今我不樂

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傳曰我主

洛音。日月其除。音筋。○傳曰除去也。無已大康。大音泰。○傳曰已甚也。○朱氏曰大康過於樂也。職思其居。協韻音據。○傳曰我主

其位也。好樂無荒。好去聲。樂音洛。○良士瞿瞿。音

貌。○朱氏曰瞿瞿驚懼之貌。○解見齊東方未明

此詩欲僖公意氣舒泰然後思慮開闊故先

言九月蟋蟀入在於堂以附近於人則寒氣

漸至而歲遂將莫矣今我僖公若不自樂則

日月遂去矣所謂樂者非甚太樂當主思其

所居之位居國君之位則一國之事皆吾精

神念慮之所當及好樂而無至於荒廢當如

彼良士瞿瞿然長慮却顧也職思其居啓其

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傲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詩人之言及此豈非堯之遺風乎。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莫采薇言歲亦莫止又言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是以十月為歲莫也此蟋蟀在堂之戶止是九月過此方是十月故云聿其莫或曰周建子故以十月為歲莫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

朱氏曰逝去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

邁

傳曰邁行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

蹶蹶

音貴。傳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前言思所居之位則在內之事皆入於念慮矣至於在外之事亦不可不慮也後來如昭公不能思其外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疏曰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役車休

是農功畢而無事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

音叨。傳曰慆過也

無已

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農事畢而役車休民猶休息人君可以娛樂之時也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惟瞿瞿然警懼故能蹶蹶然勤敏既警懼而勤敏則事事有備可以從容應之故休休然安閒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

音謳

刺晉昭公也

疏曰昭公伯文侯仇之子。桓二年左傳曰初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子也始北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日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不能脩道

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

灑音曉

政荒民散將以危亡

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周以岐豐賜襄公秦囄興而周遂微晉以曲

沃封桓叔曲沃強而晉不支矣唐風自山有

樞至鵠羽皆都翼時詩也僖公病在鄙陋故

蟋蟀欲開廣之昭公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其坐待死亡不若為樂欲激發之使知戒懼二詩之意所主不同皆非勸其君以虞樂也後序所謂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其辭衍矣

山有樞

釋木曰樞莖莖音迭。郭璞曰樞今之刺榆也。陸璣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

榆為茹美

隰有榆

音俞。曰榆者總言諸榆也。於白榆也。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今

曰釋木云榆白粉孫炎云榆白者名粉毛於東門之粉以粉為白榆是也。陸璣釋榆云白粉也。誤矣。爾雅謂榆白為粉璣誤謂榆為白粉也。乃榆之白者無綠榆又為粉之白者陸璣又云

榆之類有十餘種葉皆相似皮及理子有衣裳

疏曰子弗曳弗婁

音問。○疏曰衣裳在身行必昭公也。○傳曰婁亦曳也。○今

曰漢文帝贊衣不曳地曳婁有優游娛適之意。○補傳曰婁者曳而至於弊壞也。南楚凡人貧衣破謂之襮裂古人用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字多從省故省衣作婁。○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宛其死矣。秦蒹葭曰

他人是愉

音俞。○傳曰愉樂也。

與也桓叔有伐晉之謀昭公禍在朝夕而不

悟國人難察察言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隰則

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今昭

公有衣裳而不曳婁之以優游娛適有車馬而不馳驅之以快意肆志宛然坐見其死則他人取之以為愉樂矣此非勸昭公為樂也謂可惜此衣裳車馬之物將為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託言何不曳婁馳驅耳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矍然知懼汲汲然思所以為防患之計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瑟琴以為樂乎

山有栲

音考。釋木曰栲山栲音搃。疏曰郭璞云栲似栲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

樹俗語樛栲漆相似如一。陸璣曰山栲生山中與下田栲大略無異葉似差狹耳方士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今日姑兩存之。隙有杻音狃。釋木曰杻憶音憶。陸璣多曲少直枝葉茂盛二月中葉疏開花似練而細葉正白蓋樹今官園中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憶材可為弓弩幹郭云似棗細葉葉新可飼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傳曰洒灑也牛筋音斤子有鐘鼓弗鼓弗考今日鼓動其聲也濕地而埽之考擊子有酒食何不

山有漆

音七隙有栗

漆栗竝解見定之方中

子有酒食何不

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傳曰永引也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

言死亡迫矣不及為樂則有倉卒之恨是來

日已短宜及今為樂以延引此日也詩記曰詩人豈

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呂祿棄軍其姑呂頹悉出珠玉寶器散

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或說人多憂則日短

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然愁當覺日長作

樂當覺日短不應反言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今日封叔父成

師即桓叔沃盛疆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晉曰

昭公詩都翼平王時○疏曰左傳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於此聞

南越破改曰聞喜

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於昭公無

叛心也後序言過矣異時潘父弑昭公迎桓

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

以見國人之心矣亦唐風之厚也

揚之水解見白石鑿鑿音作○傳曰鑿鑿然鮮

王風曹氏曰石非浮

物終無可轉徙之理。○今日石以白言，又稱鑿鑿然，鮮明皓皓然，潔白蓋石在水中，為水所蕩，滌故其白如此。末章言素衣朱襮，音博。○曰素衣者，謂中衣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也。曰朱朱，綠也。謂染繒為赤色，為中衣之綠也。曰襮領也，謂繡黼領也。繡刺白，黑文以複領也。綠去聲，襮音偃衣領也。○疏曰：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矣。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階禮也。大夫服之，則黼知諸侯當服之也。○今日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又疏云：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朝服，中衣其制如深衣，但中衣之袖小長耳。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朝燕之中衣，皆以布為之。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公之孤及天子

大夫四命皆壽，弁自祭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壽，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此服去從桓叔從子于沃。今日曰下文君子既指此服去從桓叔從子于沃。今日曰下文君子既指言欲叛之人如潘既見君子，云何不父之徒也于往也既見君子，謂桓叔。云何不

樂音洛

音洛

音洛

音洛

音洛

興也。水喻昭公，石喻桓叔。悠揚之水，淺弱豈能流動。水中之石，徒見其石在水中，鑿鑿然鮮明耳。喻昭公微弱，不能去桓叔之疆也。又設為國人相語之辭，言以素絲為中衣，以丹朱為緣，以繡黼為鵠，此諸侯之服也。今子欲

奉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
則如何不樂乎謂從之則可免禍而無憂也
子指叛者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為
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辭以泄其謀欲昭公
聞之而戒懼早為之備也。時沃有慕宗國
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
故此詩深警之謂昭公勿以沃為患之在外
而猶緩也今國內有謀應之者欲奉沃以為
君而篡汝之位腹心作難而外患乘之禍已

迫矣此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
謂切至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
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音鎬豪之上濁也素衣朱繡

疏曰謂於繒之從子于鵠音斛既見君

子云何其憂傳曰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音鄰本有作磷也我聞有命

也俗從川非也傳曰粼粼清澈蘇氏

桓叔之不敢以告人

命謂桓叔篡晉之謀已定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而不敢以告人也言有命者迫切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昭公諸詩皆以沃彊爲憂山有樞言死亡之迫最激切而微辭深意未若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爲比晉人之心異於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

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旣聲之於詩使采詩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執詩之辭而不能以意逆志固哉說詩風人之旨遠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

知其蕃衍盛大蕃音煩衍子孫將有晉國焉晉

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

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

詩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為美桓叔亦可矣

椒聊之實

釋木曰檇大椒檇音毀。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檇。曹氏曰

聊薄略也薄略之實而蕃衍盈升今日蕃茂也

盈升盈羽蕃衍之至也

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合十為升升羽皆言椒之蕃衍而已不必較升

合十為升升羽皆言椒之蕃衍而已不必較升

羽之小大彼其之子其音紀

碩大無朋李氏曰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

興也椒實蕃衍采之盈升喻桓叔子孫衆多

也彼桓叔以子孫衆多之故其碩大盛彊無

與倫比矣然方興未艾將不止於今日之所

觀故復歎是椒也其新長之條日益遠矣條

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之子孫將日益

衆多也桓叔日彊昭公其危哉為告昭公故

稱桓叔為彼也。○舊說蕃衍碩大遠條之意
重複今分別之以見詩人紆餘之旨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音菊。傳曰：兩手為匊。彼其之子碩

大且篤且七野反。傳曰：篤厚也。今日篤如篤公劉之篤篤厚則福慶未艾也。椒

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綢音儔繆莫彪反從韻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

其時焉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補傳曰：國亂則征役無時賦歛無節民既不得安居且乏貨財不能講禮。

此昏姻所以失時也

此詩言刺晉亂亦猶鄭丰東門之墠溱洧言

刺亂也然鄭因亂而淫晉雖亂而否可以見

其篤厚純固之俗而聖人風教猶存矣

綢繆束薪傳曰：綢繆猶纏絲也。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曹氏曰：詩人每以薪喻

昏姻如翹翹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析於彼而合於彼有昏姻之義焉。補傳曰：昏姻必有禮以

三星在天傳曰：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參解見召小

星。○王肅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朱氏曰：良人夫稱也。補

謂十月也。傳曰：秦風云：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王氏曰：言

壓厭良人也時也

與也傷女子之失時言薪析而散於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不相知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昏昏禮自納采問名禮節不一是綢繆纏緜之意也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為在天參之三星昏見東方已在天矣今夕是何月之夕乎是十月嫁娶之時也爾女子可以嫁而見此良人矣然國亂民散不能備禮猶未得嫁故又歎此女子汝當如此良人何言欲

從良人而未遂無可奈何也處亂世而必待禮之綢繆不肯苟合斯其謂之唐風也。毛以秋冬為昏時則以三星為參十月參星始見東方於禮可以昏矣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以三星為心三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今從毛義一章言見此良人則子兮子兮指女子也

綢繆束芻

今日朱氏孟子解云芻草也蕘薪也

三星在隅

傳曰東南隅也

○疏曰謂十一月十日也

今夕何夕

見此邂逅

音械候○邂逅解見

鄭野有蔓草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參星在天之東南隅是十一月十二月昏姻

之時已晚矣邂逅謂欲其議速成迨其今今

之意非欲不期而會也二章言見此邂逅則

子兮子兮指男子及女子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傳曰參星正中直戶也。疏曰月令孟春之月昏參

中。曹氏曰戶正南也。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李氏曰國語雖曰女三為

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言

男子之失時也

三章言見此粲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杜

杖音弟

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

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并音併。昭公詩都翼平

王時。補傳曰曲沃之為晉禍六十七年間篡逆者四五其寡助也至矣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晉為曲沃所并寡助之驗也

唐風刺時者三

杖杜羔裘鷦羽

皆為昭公以時事可

憂也

有杖之杜

傳曰杖特生貌。釋木曰杜赤棠。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赤棠白

棠解見甘棠。山陰陸氏曰赤棠木理堅韌亦可作弓弩幹。其葉湑湑須之。

王氏曰滑潤澤也。李氏曰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云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比其本。

獨行踽踽音矩。傳曰踽踽無所親也。今

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北音備。范氏曰比親也。人無兄弟胡不俛焉俛音次。傳曰俛助也。

與也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

易枯有杖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潤澤雖

無旁木之蔭而葉獨足以芘其本根昭公不

親其兄弟則如道路獨行之人踽踽然無所

親曾杖杜之不如也豈無他人乎不如我同

父之人言他人不足恃也昭公既如道路獨

行之人遂以同路之行人曉諭之嗟彼行路

之人何不相親比乎必不相親也人之無兄

弟者何外不求俛助乎必不相助也信他人

不如同父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音精。傳曰菁菁葉盛也。獨行裊裊音瓊。

傳曰裊裊無所依也。曹氏曰說文云裊裊驚視也。獨行多懼故裊裊也。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姓王氏曰同姓雖非同父猶愈於他人耳。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扶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昭公

詩都翼
平王時

昭公有曲沃之偪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為

保障之謀時事大可憂也故曰刺時

羔裘豹祛羔裘解見召羔裘。曰祛者祛口也。疏曰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

稱小自我人居居如字又音據。賤曰我人我人

今不從。釋訓曰居居惡也。傳曰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豈無他人維予之

故

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皮為

裘以豹皮飾袖口也在位者不恤其民故民

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謂之曰爾但從我眾

人處居居然傲狠而無相親之意無奈他人

何也意謂在位不能禦曲沃但能虐我民耳

爾既不恤我我非無他人可以往歸也以子

之故舊而不忍去耳唐風之厚可見矣

羔裘豹褭音自我人究究釋訓曰究究惡也○

○今日究究言察察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今日故舊之好也

爾但從我眾人處究究然苛察犯人有逆亂

之謀則不能察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鴛羽音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牋曰大

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疏曰左傳桓

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殺昭侯而納桓

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曲沃稱曲

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

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

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

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曲

沃武公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

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

世之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養音而作

是詩也今日晉小子侯詩都翼桓王時

古者親老而無兄弟當免征役況其君子乎

晉亂而不暇恤故刺之

肅肅鴛羽傳曰肅肅鴛羽聲也○陳氏曰其羽

急疾○釋文曰鴛似鴈而大無後指

不樹止樹止則為枯集于苞栩音許○傳曰集

苞積又曰栩枏積音軫○孫炎曰物叢生曰苞

齊人名曰積○曰枏柞也櫟也枏音歷枏

舒之上。郭璞曰：柞樹也。陸璣曰：柞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柞，或謂之為柞。其子為皂，或言皂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皂。謂櫟為柞，五方通語。今日縣柞，拔矣。疏云：釋木不言櫟，是柞。

陸璣云：周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二柞櫟考見秦晨風。王事靡盬。

音古。傳曰：盬不攻，緻也。緻音治，密也。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蠱，害器，敗穀，皆謂之蠱。是為不攻，牢不堅。

不能藝稷黍。稷，解見王黍離。稷，父緻之意也。

母何怙。胡之上濁。怙，恃也。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也。鵠連蹄不樹止，今鵠羽之聲，肅肅然急疾，其飛既勞，又集止于叢生之柞木，失其所矣。如君子不當下從征役也。君子以王事不

入可不堅固，不遺餘力，遂不能種藝稷黍。父母將何所怙恃乎？乃呼天而愬之，歎其悠悠遠而不聞曰：何時使我得其所乎？補傳曰：語意其上詩人之忠厚也。諸侯為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

事也。或謂哀侯與緡之立，皆有王命，故稱王事狹矣。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棘，解見邶凱風。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蘇氏曰：極，止也。

肅肅鵠行。音航。蘇氏曰：列行也。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

可入。可不堅固，不遺餘力，遂不能種藝稷黍。父母將何所怙恃乎？乃呼天而愬之，歎其悠悠遠而不聞曰：何時使我得其所乎？補傳曰：語意其上詩人之忠厚也。諸侯為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

事也。或謂哀侯與緡之立，皆有王命，故稱王事狹矣。

肅肅鵠行。音航。蘇氏曰：列行也。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

能藝稻梁

釋草曰稌稻又曰藿赤苗芭白苗。釋曰按說文云沛國謂稻為糯稌稻。

屬也本草以秠米稻米為二物秠糯甚相類黏不黏異耳依說文秠稻即糯也秠音庚稷同俗作粳黏尼占反。郭璞云赤苗今之赤梁粟白苗今之白梁粟。朱氏曰稻即今南所食稻米梁粟白類也有數色。錢氏曰梁似粟而大。

蒼天曷其有常

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父母何嘗

朱氏曰嘗食也悠悠

鴉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

曰桓叔成師始封曲沃莊伯也。武公稱莊伯子也。

武公始并晉國

并音

其大夫為之請命乎

天子之使

為使皆去聲。補傳曰魯莊十六年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曰晉武公詩都絳僖王時。疏曰左傳桓八年

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號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號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號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

大夫之意耳山有樞揚之水椒聊杕杜諸詩

國人每以沃彊為憂而拳拳願忠於昭公以

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

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
 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
 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
 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
 郟音隙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
 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子光
 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
 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小子是為小
 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

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
 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
 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
 然後晉人力不能討無如之何然則武公之
 得國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豈
 以武公為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
 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
 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
 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王

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伐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屢歎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

命虢仲立緡于晉又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爲諸侯則紀綱蕩然矣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司馬溫公論三家之事以爲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旣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君臣之禮旣壞將使生民

之類糜滅幾盡遂特著以為通鑑之首愚於武公亦云故曰無衣美武公者特其大夫之意耳

豈曰無衣七兮

今日春官司服注鷩冕七章衣

二曰火三曰宗彛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為繡鷩音鼈○疏曰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公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為侯伯侯伯以七為節而

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特以九為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壽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 不如子之衣

安且吉兮

此述請命之辭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言我非不能造此衣之七章然不如子之賜我者為安且吉也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諸侯非有天子之命則人得而討之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服每攻而去之故以請於天子者為安吉然曰

我非無之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豈曰無衣之言一也武公之請命特迫於利害之計耳舊說以為武公天理未盡滅非也曲沃自桓叔以來弒逆屢矣武公踵父祖之惡卒滅其宗國而自立豈復顧天理耶

豈曰無衣六兮朱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之服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於無天子之命也不如子之衣安且煖兮煖音欲。傳曰煖煖也

言六者變文成章耳煖煖亦謂安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

不求賢以自輔焉曰晉武公詩都絳僖王時

有杖之杜解見上杜杖生于道左曰道左道東也○今日以南為正

則左為東彼君子兮噬肯適我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發語辭也中

心好之好去聲曷飲食之飲食音蔭嗣

興也有杖然特生之杜生於道東猶武公之寡特而無輔也賢者隱伏山林武公不能招

徠之國人於是自致其愛慕之意曰彼賢者其肯暫過我乎若肯過我我心中愛之將何以飲食之乎猶丘中有麻將其來食白駒繫之維之於焉逍遙之意也國人自欲飲食之見君不能養賢矣。舊說特生之杜其陰至寡不足為往來之芘故賢者去之義於為贅但說孤然之杜便見得是不能求賢以自輔矣

有杜之杜生于道周

傳曰周曲也

彼君子兮噬肯來

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杜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疏氏曰獻公詭諸武公稱子

好攻戰則國

人多瘳矣

好瘳皆去聲。曰晉獻公詩都絳惠王時。疏曰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

虜是以多瘳。曹氏曰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使寺人披伐蒲冬滅虢又襲虞執虞公六年使賈華伐屈八年使里克敗狄于采桑二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宜其瘳亡者多也兵猶火

也弗戢必自焚獻公嗜殺而不已反禍其子與秦皇漢武略同可不戒哉

葛生蒙楚

曰楚木名

歛蔓于野

疏曰歛似枯樓

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奠不可食也幽予美
州人謂之鳥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亡此賤曰所美之人謂其君誰與獨處

興也婦人指其夫征役所死之地言葛生而
蒙覆於楚木歛生而蔓延於野猶婦人依託
於夫之義也今我所美之人死於此地不得
卒於牖下我其誰與乎獨處而已煢然無所
依矣。下章變野言域域塋域也謂墓域也
知為征夫所死之地陳防有鵲巢云誰併予
美國人指賢者此詩予美亡此婦人指其夫

葛生蒙棘棘解見邙風歛蔓于域傳曰塋域也塋音營墓域也予

美亡此誰與獨息傳曰息止也

角枕粲兮朱氏曰粲華美之貌錦衾爛兮錢氏曰爛鮮明也予美

亡此誰與獨旦

枕華衾鮮思始嫁之具而歎今之獨宿也獨
旦獨宿至旦也猶王仲宣詩言獨夜也思者
苦夜長而難旦長夜漫漫何時旦與秋天不
肯明之意也

夏之日冬之夜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百歲

之後歸于其居賤曰居墳墓也

晝夜長時憂思者難度百歲之後死乃同歸于丘猶後山所謂百年何當窮也亦誓死無他志見唐風之厚矣。舊說以為思存者味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之辭及上章言坐墓知為悼亡矣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賤曰室猶塚壙

美有之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芩音零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好去聲。曰晉獻公

詩都絳惠王時。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矣

采芩采芩曰芩甘草也首陽之巔傳曰首陽山名也。賤曰

首陽之上信有芩。疏曰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曹氏曰即雷首山也夷齊居於其陽因謂首陽。今人之為言苟亦無信且也。苟合

旃舍旃舍音捨。釋文曰旃之也苟亦無然今日然也人之為

言胡得焉

興也雷首山在晉境興所見也其山有苓見采芩者問其何從得之必得於首陽之上喻聽言者必問其所自來也凡人之言語且未

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讒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由來也

采苦采苦

曰苦茶也。解見邶谷風。

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

亦無與

朱氏曰與許也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

胡得焉

采葑采葑

曰苦葑蔓菁也。解見邶容風。

首陽之東人之為言

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緝卷之十一

詩緝卷之十二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秦國風

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堯
 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
 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
 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
 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
 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
 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
 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
 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
 惇物之野至玄孫德父又徙於雍云汧音牽○
 疏曰秦今秦州也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
 也其後費昌當夏桀之時為湯御以敗桀中衍

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其玄孫曰中濬在西戎
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
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濬音聿。西漢志曰天
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我狄脩
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生漢興六郡良家
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
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
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
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
質直不為浮靡以善遵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
之則其疆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
富彊之業也論至於此以見厚重彊直者之可
與有為而又以見上之道民不可不謹其所之
也

魏唐堯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

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

中國將變於夷矣

車鄰美秦仲也

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秦仲

始大

補傳曰秦仲未為諸侯謂之始大蓋視其先為大耳

有車馬禮樂侍

御之好焉

宣王時

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

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有車鄰鄰

傳曰鄰鄰眾車聲。曹氏曰密比之意言車之眾。今日杜子美詩云車

麟麟其字通

有馬白顛

傳曰白顛的顛也。疏曰的白也顛額也額有

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曰寺人

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

秦仲有車甚衆其車鄰鄰然密比有馬甚多

其中有白額之馬舉一以見其餘也是時又

始有寺人闞官未見君子秦仲之時必先令

寺人通之然後得見言侍御使令之備也秦

前此所未有故詩人美其始有也

阪有漆阪音反。釋地曰可食者曰原阪者曰

雖有高下不平皆可種穀給食。阪陀不平而可食者名阪。曹氏曰阪山脅也。前地理志隴西

有隴坻師古曰隴坻謂隴坡即今之隴山也此

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

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隰有栗

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坻音底釋地曰下濕曰隰。漆栗解見定之方中

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耄音迭。傳曰耄老也。人

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伯舅耄老服虔云七十曰耄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

興也阪則有漆木隰則有栗木猶君國之有

禮樂也士之既見此君子秦仲也則與之燕

飲相樂竝坐而鼓瑟曰今者若不為樂則自

歲月耳此疆毅果敢之氣勇於有為已有安

能邑邑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秦之能疆者

在此而周人之氣象變矣詩記曰既見君子

親之俗也今日不樂逝者其羞悲壯感慨之

氣也秦之疆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釋木曰楊蒲柳。郭璞曰左傳

蒲柳生澤中可為箭筈。歌之上。山陰陸氏

曰楊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

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

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易大過云枯

楊生稊齊民要術云白楊性勁直堪為屋材

寧折終不曲撓榆性懦軟久無不曲緻音治

既見君子竝坐鼓簧曰笙之簧也今也不樂逝

解見鹿鳴

者其亡錢氏曰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美襄公也驥音鐵。疏曰秦仲始命

始命為諸侯也。疏曰秦曰非子以來世為附庸未得王命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

地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疏曰有藩曰園有

禽獸之所。曰秦襄公詩平王時

平王以秦之救周而命之異時諸夏之憂反

生於所救事之倚伏可預料邪是故禦戎以

自治為上策

四馘孔阜

傳曰馘驪也。疏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黑色馘者色黑

如鐵。朱氏曰阜肥大也。

六轡在手

疏曰每馬兩轡四馬八轡兩驂之內轡納之於

缺故在手者六轡耳缺音決

公之媚子

朱氏曰從公于狩曰

冬獵日狩

襄公駕四馬皆鐵色之馘甚肥大矣言馬之

良也御者執六轡於手馬之遲速在我言御

之良也公所親愛之人從公而往冬狩見便

嬖足使令於前也。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之

出入使之隨人意也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

馬之遲速惟手之是聽也在如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之在舊說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

之今不從

奉時辰牡

傳曰時是日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皆天疏曰官獸

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

辰牡孔碩公曰左之

曰射必中

左乃為中殺。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

見車舍拔則獲

舍拔音捨跋。傳曰拔矢末也。疏曰以鏃為首

故拔為末

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此時節之牡獸驅以

待公之發此時牡甚碩大矣公謂御者令在

其車以射獸之左公舍放矢末則應弦而獲

其獸曹氏曰所謂命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傳曰閑習也輶車鸞鑣輶有由二音

鑣音標。傳曰輶輕也。輶曰輕車驅逆之車。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驅驅禽使

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若君所乘則謂之田車鸞在衡和左軾謂

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異於乘車也。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今日鑣馬

銜外載儉歇驕。儉音聚斂之斂。驕音枵。傳曰鐵也。載儉歇驕。儉田犬也。補傳曰毛云長喙

曰儉短喙曰歇驕。今田犬長喙誠然短喙非田犬也。爾雅攻歇驕皆從犬以合毛氏不若謂犬

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也。朱氏曰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田事已畢遊于北園四馬既調習而閑矣乃

以驅逆之輕車置鸞鈴於馬銜兩旁之鑣載

田犬之儉歇其驕逸謂休其足力也田而獲

獲而休常事也秦人美之者亦喜其見之新

也

駟驥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

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

子焉曰秦襄公詩平王時○李氏曰史記秦仲
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
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十二年伐
戎至岐而卒善乎蘇東坡有言云秦民好戰之
心囂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
夫為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觀
后稷之稼穡則可以知周家卜世卜年之過其
歷觀襄公之使民矜其車甲則可以知秦之傳
祚二世而不及其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者有漸矣○朱氏曰西戎方彊則征伐宜休矣
而不休征伐不休則國人宜怨矣而不怨反為
詩以美其上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西戎者秦
之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成天子之命
以報君父之讎其所以不能自已者豈伎愈之
私心哉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
而戰之敵之彊弱戰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
惟知仇讎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

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聖人有取
乎此亦春秋大服讎而與討賊之意歟

小戎之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津津然夸說

不已以婦人閱其君子而猶有鼓勇之意其

真秦風也哉

小戎伐收

伐音踐前之上濁○傳曰小戎兵車

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

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也車

當輿之納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

前軾至後軾其深八尺兵車之軾比之為淺人
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五檠梁軾檠音木軾音
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

檠者輈上五處以皮束之歷錄然有文章也曰五

梁輈者輈輈如梁也輈者輈也衡者服馬之軛也輈直一木從後軛至前軛稍曲而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至衡則駕於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居於輈下而輈形穹窿上曲如屋之梁謂之梁輈懼輈之不堅一輈之上五游環脅驅曰游環分其穹每處以皮革束之游環脅驅者以環貫驂馬之軛游移無定處所以止驂馬之外出也曰脅驅者以皮繫衡軛之兩端當服馬之脅所以止驂馬之內人也疏曰游環在服馬之背上驂馬欲出此環牽之脅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軛之兩端

陰鞞 鞞續 鞞羊晉沃。陰曰陰者陰夜也。傳曰陰揜軛也。牋曰揜軛在軛前。今日以板橫側置車之前及左右三面以陰映車軛故為之陰也。軛舊無音言在軛前當音犯字作軛解見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軛。鞞曰陰鞞者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鞞也。傳曰鞞所以引也。疏曰鞞以皮為之令

驂馬引之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馬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鞞以引車前繫驂馬之頸後繫於車前陰板之上此所謂鞞也。鞞續曰鞞者沃也。續者鞞端續鞞之環也。鞞續曰以白金灌沃續鞞之環也。傳曰鞞白金也。續續鞞也。疏曰銷此白金以鞞灌鞞環非訓鞞為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為金此兵車之節或是白金未必皆白金也。鞞言鞞續則作環相續。

文茵暢轂 茵音谷。文茵曰文茵者以虎皮為之有文采也。暢轂傳曰暢轂長轂也。說文曰轂輻所湊也。疏曰言長於大車之轂也。今日考功記輪人為輪注兵車之轂三尺二寸車人為車注大車轂徑尺有五寸

駕我騏驎 音其注。騏驎傳曰騏驎文也。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騏驎。騏驎釋畜曰馬

後右足白驪左白驎。言念君子 其夫也。溫其

如玉在其板屋

傳曰西戎板屋。疏曰漢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

板為屋秦之西垂民亦板屋此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亂我心曲

錢氏曰心之委

也曲

國人夸其兵車之善言我兵車其收軫淺短也其輶轅穹窿上曲如屋之梁五節以皮束之棊謂歷錄然有章文也驂馬欲出則有游移之環貫驂之外轡以止其出驂馬欲入則有皮為脅驅繫於衡軫以止其入也又於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鞞鞞端作環相接謂之續

以白金塗灌之也其車中所坐有虎皮文章之茵褥也其貫車輪之轂又暢而長也又駕騏馬及鼻馬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溫然如玉今乃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中之委曲也閨門之情若曰戰陣乃武勇者之事而我君子之溫然恐其不堪勞苦序所謂閔也

四牡孔阜

朱氏駟驥解曰阜肥大也

六轡在手

在手解駟驥見駟驥

是中

駟音留。駟曰赤身黑鬣曰駟。疏曰釋畜有駟曰駟說者皆以駟為赤色若身鬣

俱赤則為駢故為赤身黑駟驪是驂駟驪音瓜
鬣。朱氏曰中兩服馬也。駟驪是驂離。釋畜
曰黑喙駟。傳曰黃馬黑龍盾之合傳曰畫
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今日盾干也以木為
之畫龍於上。曹氏曰夏官司兵掌五盾注云
五盾干櫓之屬先儒以為干櫓伐皆盾也其大
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干盾亦其類也。疏曰
合而載之車塗以釐軌音決納。疏曰駟馬內
上以為蔽也。塗以釐軌音決納。疏曰駟馬內
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駟
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軌者
納駟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言念君子
金為釐也。朱氏曰釐環之有舌者言念君子
溫其在邑朱氏曰西方何為期朱氏曰胡然我
念之

四牡之馬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
馬之遲速在我言御之良也騏與駟是其中
之服馬也駟與驪是其外之驂馬也又以木
為干盾畫龍於上合二盾而載之以為車之
前蔽也又於軾前以白金塗其釐環以納駟
馬之內轡謂之釐軌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
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溫然在西鄙之邑
方將何以為歸期乎何為使我念之極也

伐駟孔羣疏曰用淺薄之金以為駟馬之甲。○
駟曰甚羣言和調也。○李氏曰不和

則不得 **公矛漆鏞** 公音求鏞音隊。傳曰公矛鏞存之去

聲徂寸反。疏曰公矛刃有三角曲禮云進戈

者前其鏞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鏞是矛之下

端當有鏞也彼注云銃底曰鏞平底曰鏞同

言鏞鏞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鏞也鏞鏞同

有苑 曰蒙伐者畫蒙雜羽文以為干伐也。傳

厖也討維也。疏曰畫雜鳥之羽以為盾節夏

官司兵掌五盾其名未盡聞也言辯其等則盾

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

伐皆盾之別 **虎鞞鏤膺** 鞞音暢鏤音漏。傳曰

名也虎音斯 **交鞞** 鞞音錫。傳曰鞞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

其膺也膺會也謂弓室之會也爾雅金謂之鏤

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秘注云秘弓繫也

弛則縛之於弓裏以竹為之竹閉一名秘也繼

繫也以繩繫之因名秘為繼所繼之事即緹縻

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鞞中也。朱氏曰

繫弓體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 厭音淹

使正也 **秩秩德音** 蘇氏曰秩秩有序也

公矛漆鏞

公音求鏞音隊。傳曰公矛鏞存之去

聲徂寸反。疏曰公矛刃有三角曲禮云進戈

者前其鏞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鏞是矛之下

端當有鏞也彼注云銃底曰鏞平底曰鏞同

言鏞鏞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鏞也鏞鏞同

有苑 曰蒙伐者畫蒙雜羽文以為干伐也。傳

厖也討維也。疏曰畫雜鳥之羽以為盾節夏

官司兵掌五盾其名未盡聞也言辯其等則盾

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

伐皆盾之別 **虎鞞鏤膺** 鞞音暢鏤音漏。傳曰

名也虎音斯 **交鞞** 鞞音錫。傳曰鞞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

其膺也膺會也謂弓室之會也爾雅金謂之鏤

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秘注云秘弓繫也

弛則縛之於弓裏以竹為之竹閉一名秘也繼

繫也以繩繫之因名秘為繼所繼之事即緹縻

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鞞中也。朱氏曰

繫弓體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 厭音淹

使正也 **秩秩德音** 蘇氏曰秩秩有序也

以淺薄之金為駟馬之甲欲其輕而便於馳

逐孔羣則駟馬和調也又有三角刃之公矛

其下端平底曰鏞以白金漆之也又有中干

曰伐畫蒙雜鳥羽以為飾苑然有文也又以

虎皮為弓室謂之鞞以金鏤弓室之會也又

交二弓於韞中顛倒安置之以備壞折也又以竹為弓藥謂之竹閉置弓於秘內以緝繩勝約之然後納之韞中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兵甲往伐西戎我思君子之深既寢又與朝夕未嘗忘也厭厭然安靜之良人其德音秩秩然有序何為親此勞苦之事乎亦閔之也。傳以膺為馬帶䟽釋之為鏤曾之聲即鉤膺之然采芑鉤膺條革崧高鉤膺濯濯韓奕鉤膺鏤錫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則膺當

為馬曾之帶此首言虎韞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韞二弓竹閉緝勝則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為彼鉤膺也補傳義長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音兼刺襄公也末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

國焉曰秦襄公詩平王時。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疆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

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疆兵富國為先襄公耕戰自

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

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戾祭義為燥之義。曹氏

曰禮者國之幹也。有禮則雖弱而猶存，無禮則雖彊而必亡。昔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其後景公患陳氏之僭，問於晏子。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善物也。然則禮者，豈直威儀文辭之末節而已哉？蓋有所謂辯上下而定民志者焉。是以先王尚之，為國者不可一日而忘也。襄公久處戎狄之中，以戰爭為國，今始命為諸侯，土地益廣，車甲日多，而不知以禮漸變其俗，其風聲氣習未流，益甚專以詐力取勝，終以滅亡。詩人識微，所以刺焉。湫子小反，事見閔元年。

周弱而繇，秦彊而顛，由其禮之存亡異焉耳。

蒹葭蒼蒼。曰蒹也。葭也。荏也。三物共十一名也。蒹曰小者，蒹葭荏也。一物而三名也。

釋草云：蒹，蘆也。荏，蘆也。荏菹也。今牛食之，令牛肥。彊，山陰陸氏曰：今人以蒹菹因此得名。蒹，荏之小者；荏，葦之小者。葭，曰大者。葭，蘆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也。解見函七月。荏，曰中者。荏菹，荏也。又名離。一物而四名也。解見函七月。荏，荏菹也。上濁，亂頑之去。荏音完。今日此詩蒹葭舉小與大者言之，函風荏葦舉中與大者言之。三物皆待霜凝戾而後可用。三物共十一名說者多混而難考，故辯之。傳曰：蒼，蒼盛也。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也。曹氏曰：秦地在黃河之西，言其僻處西河，不與中國通，其朝聘會盟孤陋。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且長溯游從之。傳曰：溯游，而。宛在水中央。宛，水中央。宛，坐。

貌見

與也蒹葭雖蒼蒼然盛必待白露凝戾為霜
然後堅實譬秦雖彊盛勁健必周用禮然後
堅固也伊人指襄公也在水一方謂水中別
一所在也喻襄公僻處一隅陷溺於夷狄之
俗不聞中國之禮義也將使之逆流而上以
往求攸濟歟則路險阻而且長遠喻其狃於
功利以道為遠而難致必不能彊勉而行之
也將使之順流以涉而聽其所止歟則宛然

唯在水之中央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終
夷狄而已矣道本非遠而秦人以為遠所謂
安能邑邑以待數百十年而為帝王也故詩
人因秦人之意以道阻且長言之

蒹葭淒淒

音妻本亦作萋。傳曰淒淒猶蒼蒼也。

白露未晞

音希。傳

曰晞乾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音眉。釋水曰湄水草交為湄。

溯洄

從之道阻且躋

傳曰躋升也。○戕曰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

溯洄從

之宛在水中坻

音遲。○傳曰坻小渚也。○釋水曰小坻。○疏曰傳以渚易

知故繫渚言之。○甫田戕曰坻水中之高地也。

白露未晞則未為霜也蒹葭雖淒淒然盛不
適於用也

蒹葭采采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白露未已所謂伊人

在水之涘音侯上濁。曰涘。溯洄從之道阻且

右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溯

游從之宛在水中沚音止。傳曰沚

白露未已亦未為霜也蒹葭雖可采而不適

於用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戎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曰秦襄公詩平王

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

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

伐戎戎敗走遂取餘周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

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

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

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

雖未能遽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

云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補傳曰周地雖有

王命尚為戎有戒其無負

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終南何有傳曰周之南山中南也。疏曰昭四

名中南也。李氏曰終南西有條有梅條傳曰

距鳳翔武功北距萬年長安

稻音叨。釋木曰：稻山榎榎音假價同。郭璞曰：今之山楸。陸璣曰：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

板。梅釋木曰：梅柎柎音髯。郭璞曰：似杏實酢酢音醋酸也。君子至止錦衣

狐裘。廷之服其歸在國則不服之。疏曰：白狐

毛為裘其上加錦衣以為裼其上又加皮弁服

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

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

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褻衣

裳錦褻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

之上衣皮弁服歟。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

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

象裘裘是狐白則上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為之

衣之白者惟皮弁服耳。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

侯之服也。諸侯與其臣皮服弁以視朔朝服以

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麤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

服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

服麤裘不服狐白此言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

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諸侯受天子之賜

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服之知視朔受

聘服麤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

顏如渥丹。賡曰：渥厚漬也。今其君也哉。朱氏

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

賦也。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

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平王以岐

西之地賜襄公岐西之地其名山莫如終南

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北終南山其中何所

有乎有條又有梅地有名山山多材木誇言

雍州之爲上腴隩區也以素錦爲褻衣其下有狐白裘諸侯之服也顏如厚漬之丹容貌之盛也言岐西山高木茂氣象葱鬱我襄公自周受命而歸其將被顯服正顏色儼然君臨於此土也哉其者將然之辭哉者疑而未定之辭天子賜之則爲其有矣猶爲疑之之辭未能取之也此所以戒勸之而勉其爲必取之計也君哉舜也有歎美不盡之意與君王哉有諷諫不盡之意其君也哉有戒勸不

盡之意。前地理志終南在武功縣東張衡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李善云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是終南在長安之南也豐鎬在長安之西而近李善引說文云鎬在上林苑中故長樂劉氏云終南在鎬京之南也以其在南故云南山班固西都賦云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太華雖高而在東不若終南在前舉頭則見故周多以南山言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程子曰紀稜角堂平寬。傳曰堂畢道平如堂也。

戕曰畢終南山之道名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黻音弗。傳曰黑與青謂

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疏曰黻皆在裳衣大名言衣與裳異

其文耳佩玉將將

音鏘。朱氏曰將將佩玉聲

壽考不忘

補傳曰戒

之無忘乃勸之必取也

終南有康角處又有平寬處亦誇言其山之

美也言此土地命服出於天子之賜襄公宜

壽考而勿忘也亦勸戒之也。說者多以山

有草木為興有條有梅其說猶可通至紀堂

則無說矣今考詩中凡一句各指一物者興

也蓋興則意在於物故每句中專指其一以

寓丁寧之意如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凡

一句疊言二物者皆賦也蓋賦則敷陳其物

之多意在有之一字而不在於所指之物故

疊言之如有熊有羆但言獸之多有鱣有鮪

但言魚之多有驪有黃但言馬之多別無興

也此詩不泛說山而指終南正是平王所賜

之地詩人之意在終南不在條梅紀堂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

詩也曰秦穆公詩襄王時。疏曰穆公任好德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殺人

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

公命從已死此人乃自殺從之任晉壬。朱氏

曰春秋傳云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

棄民先王遺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

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

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又按史記秦

武公卒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

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特其初特出於戎翟

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

則雖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閱三良

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

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

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

婁衣

此秦夷狄之俗雖居我岐豐變於夷矣

交交黃鳥

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曹氏曰黃鳥聲音顏色之美人所愛悅猶

未定

詩集卷十二

七

三良為人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車音居○傳曰

之所愛也奄息名維此奄息百夫之特王氏曰特特出也臨其穴

塋曰穴惴惴其慄傳曰惴惴懼也彼蒼者天殲

我良人殲音尖徐音織○傳曰殲盡也○今考

也如可贖今人百其身

與也三良為國人所愛猶黃鳥然黃鳥交交

然飛而往來止於棘木得其所也今良臣從

死非其所也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

息也此奄息乃百夫之中特出者而乃從死

是可惜也秦人傷之臨其壙穴之上惴惴然

恐懼而悼慄呼天而愬之曰盡殺我善人乎

此奄息之死豈可以他人贖代之則當以百

人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賢也奄息為百

夫之特故願以百身贖之朱氏曰三人死非其義詩人特哀之

而已死不為義不足美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音航○

行字也○疏曰傳以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曹氏

其壯勇可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疏曰鍼音鈴

亦名維此鍼虎百夫之禦今日曰禦臨其穴惴惴

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疏曰康公筮穆公忘穆公之業

始棄其賢臣焉曰秦康公

康公本心既失無所不薄也觀此詩見棄而

不忘君知其人之賢矣

駢彼晨風

駢音聿○傳曰駢疾飛貌○釋鳥曰

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

鶉鶉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鶉也禽經云鶉好

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鬱彼北林傳曰鬱積也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此穆公舊臣所作言晨風之鳥駢然疾

飛入于鬱積茂盛之北林喻已初慕秦國之

盛大而趨赴之也今穆公死而康公立我舊

臣廢棄不用不得親近進見拳拳之忠日望

君之召已故言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然不
忘其敬也望之久而杳然無聞故問之云如
何乎如何乎復歎多是不記憶我矣言不復
得見也此所謂予日望之而王莫予追也

山有苞櫟

音歷。櫟柞櫟也。椽斗也。釋木曰櫟其實椽椽音求曰。釋曰椽盛實

之房也。孫炎曰櫟實椽也。陸璣曰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即椽斗也言有椽彙自裏椒檜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椽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木蓼也此秦詩宜從方士之言柞櫟是也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椽子八月中成博以為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為羹肥如胡麻羹檜音殺。今日詩有二柞櫟唐鵠羽苞椽亦曰柞櫟其子曰皂

斗與此相似苞

隰有六駁

音剝。疏曰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駁

解見唐鵠羽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陸璣疏云駁馬梓榆也其木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棣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
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山有叢生之柞櫟隰有駁木其數六山

隰有草木可以大國而無賢人乎

山有苞棣

傳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穠矣

隰有樹棣

音遂。釋木曰

棣赤羅。郭璞曰今楊棣也。陸璣曰一名山梨實如梨但小而酸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文木赤

羅為上未見君子憂心如醉今日昏而如何如何
詩記曰秦之寡恩於忘我實多晨風確與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好去亟用

兵亟音器。疏曰康公以文七年即位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

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

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

戰也令而不與民同欲焉今日秦康公詩頃王時。朱氏曰襄公以

平聲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脩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

今考康公唯初年令狐之役在襄王時辛丑魯文

七襄三甲辰魯文其後伐晉十頃二戰河曲丙午魯文

四頃皆頃王時此詩刺亟用兵則不在令狐初

戰之時矣補圖列之襄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今日子者行五相爾汝也

亦作繭疏曰玉藻云纁為繭緼為繭王于興師

袍純用新絲名為繭雜用舊絮為袍

六月戕曰脩我戈矛戈解見候人。傳曰矛長于曰也

專指為與子同仇陳氏曰仇怨也

秦人苦康公之亟用兵而述古以刺之謂古者戍役在行陳之間語其同事者曰吾君豈以汝無衣而與汝同袍乎然有王命以興師則脩治戈矛與汝同其仇怨而不敢憚也謂不必遺衣以為惠而大義自不可違耳此述襄公之事也今康公非有王命而逞私忿豈衆心之所同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牋曰澤褻衣近汗垢。朱氏曰澤裏衣也以其親膚

近垢澤故謂之澤

王于興師脩我矛戟

牋曰戟車戟常也。䟽曰常長

六丈與子偕作

傳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

偕行

傳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

遭麗姬之難

麗音离難去聲

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

公康公時為大子

大音泰

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

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

而作是詩也

曰秦康公詩襄王時。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

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

念母者康公之良心也既而不能自充亟脩晉怨此之謂失其本心

我送舅氏釋親曰母之昆弟曰舅曰至渭陽戕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

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北。疏曰水北為陽何以贈之

路車乘黃乘去聲。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

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氏曰四馬皆黃也

送舅涉渭至水之北送之遠也何以贈舅氏乎唯路車乘馬而已歉然猶以為薄意有餘

也如采菽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也見殷勤

繾綣於舅而思母之意隱然於不言之中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瑰古回反

。傳曰瓊瑰玉次石。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成十七年左傳聲伯

夢或與已瓊瑰。瓊解見衛木瓜。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補傳曰以瓊瑰為佩也

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

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

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瓊瑰玉佩雖贈

之貴矣然未足以舒我心之思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

無終也曰秦康公詩襄王時

由伐木而觀晨風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於我乎句夏屋渠渠傳曰夏大也。蘇氏曰渠渠深廣也。今也每

食無餘于嗟乎音吁。于不承權輿。傳曰承繼也。釋詁曰權

輿始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言康公其初之待我在渠渠然深廣之大屋

其後待賢之意寢衰供億寢薄賢者每食而

無餘即飲食一節以見其待賢之意也衰非

責其禮也於是歎之言不能承繼其始也朱氏

曰楚王戊不設醴穆生去之曰豈為區區之禮哉

於我乎句每食四簋疏曰簋是瓦器亦是木為之圓曰簋內方外圓也以

盛黍稷方曰簋內圓外方也以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公食大夫禮是國君與聘客禮食故宰

夫設黍稷六簋今惟四簋蓋謂今也每食不飽

于嗟乎句不承權輿李氏曰不飽非特無餘矣見有始無終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緝卷之十二

言經卷之十二

謝安二語

謝安嘗曰

大魏末野

謝安嘗曰

謝安嘗曰

謝安嘗曰

謝安嘗曰

謝安嘗曰



